巢民文集

巢民文集卷之一

雉臯冒襄辟疆著

賦

銅雀瓦賦

魏帳未懸鄴臺初築複道袤延綺窗交屬雕甍繡棟矗十里之敉樓金埒銅溝響六宮之脂盝庭棲比翼之禽戶種相思之木馺娑前殿邃此清陰栢梁舊寢啞其踴躩無何而墓田渺渺風雨離離泣三千之粉黛傷二八之蛾眉雖有彈碁愛子傅粉

佳兒分香妙伎賣履妖姬與夫楊林之羅襪西陵之玉肌無不烟銷灰滅矢激星移何暇問黃初之軼事銅雀之荒基也哉乃有遺瓦如舟綉落似錯德儷玄泓聲諧松壑醉素留草聖之墨痕顛米鐫秘書之寶閣光澤瑩膩古灝磅礴見之三十九年以前憮焉千四百載如昨唐宋文房此爲鼻祖西京玉質還其大朴巳焉哉春草黃復綠漳流去不還只有土花留碧在曾向高臺覆玉顏

後蕪城賦

試孚南州雲拱神京周綿江游駊騀丘陵四會九突五𨔝嶢崢天分牛女地軸崑崙是以廣衍沃野周池濬洫都城千雉層樓百尺峮嶙結嵎嵾峭絙直虹采委蛇壘陽厲革攻守齊備高卑不一邑屋爛熳工賈紛集固護永基君民咸益加以魚鹽富金錫繁修世休命岡陵永存其中躭躭帝宇煌煌綺櫳玉塡金璧鐵鳳蒼龍殊形異製渥彩流虹更有崇樓閒閣別寢離宮褭以藻繡蒞若椒風張吳

飲之縈會樂鄭舞之蹤躚逸游妙戲巧捷連翩至于紫悅通河翠簾引月銀缸爍曜金絡蟬聯青娥皓齒蘭儀令顏又若石橋吹臺羅幙軿屏靚裝袨服遊覽郊坰連輿接席解帶披襟當茲全盛之日誠愉樂而多情豈越歷朝而下值喪亂之屢經何嘗六百餘載更烽烟之未寧憯鋒鍉以格鬬焚琬琰于疆埸狼烟日熾天塹羅殃怒雨慘烈迅風飄颺虎臣稜威而爀灼孤忠碩畫以愴惶勢分魚貫陳列雁行豈八靈之震惕奈九嵕之蒼莽兵戈震

溢甲士流亾青燐熒熒白骨如霜叢蘿彌蔓榛棘

匇唐瓊臺少色月觀無光椰袁隋苑釵沒雷塘木

魅晨走山鬼夜藏樓臺旣傾圮城郭復淒凉時會

變化天運靡常人生覩此能不悲傷若夫東閣西

亭重欒湮沒釣臺輿浦磴道已灰周覽者撫軨軹

而傷懷弔古者登𡾰𡾰而心摧伊鬱誰訴對此盤

廻乃遺音莫挍夜月春花陳娥隋豔盡委泥沙旣

傷反側後此空嗟我心孔棘曷爲可已憶文選之

棲悵太傅之里遺風欲追悵惘徙倚俯念今日埃

塵莫起栁垂陰車漸止月滿橋歌才始梅花芍藥
賴有騷人雲山甘泉徙存舊址山川改邑於邑若
何賦此已終復作蕪城之歌歌曰四悵白雲兮宮
殿頹丘陵草萊兮松栢摧城上烏啼兮聲哀令人
悼悵兮傷懷

泉民文集卷之二

雉皋胥襄衎珊著

序

評點謝康樂遊山詩序

謝康樂遊山詩三十一首益以與廬陵王義真書倉范光祿第一書與第二書并遊名山志暨六朝來評謝諸家彙爲一帙繼柳柳州遊山記杜少陵夔州詩後刻之歲辛巳憶余省覲趨南嶽曾手錄此詩于宿恭道中碧石紅潭青簾白舫蓬窗繕寫

極不能忘乙酉避難泰海長夏轉徙張螺浮大白居又細加評繹他鄉兵火中艱危萬狀然余日夕此編高吟默誦與金戈鐵戟相斷續即竄身谿谷攀蘿附葛時恒懷之不置也余之傾倒于康樂至矣嗣遭大掠生平手目所經緗帙盡歸兵燹徒爲浩歎癸巳秋搆小三吾於水繪菴成爰懷丘壑擬盡搜古人登臨詩文聚于斗室顏董思白先生爲余書澄懷觀道小額于上以當臥遊然盤礴穿胸尤以謝客爲第一日覺奇秀之氣往來几席間倍

無何復以蠅頭蠆尾小書一冊畱之吟篋以娛卒
歲乙未秋楚竟陵譚灌湘以世好過訪見此書愛
而欲攫之余未忍釋也後灌湘別去數千里外重
託其令兄只收寄語殷殷以謝詩素冊爲念余知
故人意良厚卒歸之嗟乎計余生平往返三吳楚
蜀虔粵之交舟車萬餘里所見山川英麗甲天下
其間雲霞之出沒草木之蓊翳陰晴昏旦之變幻
禽魚鳥獸之情形又不能數已也毎遇景詠歌所
不能寫者覽謝詩則撫掌快心若道余意中事迄

于今余將老矣十八年來足跡未嘗越三百里外然披賞是編若見夫彭蠡匡廬之奇秀焉瀟湘雲夢之清綺焉閱斤竹澗之詩諷富春渚之作如聽巴猿峽犀之啁啾于耳焉巫雲峨雪之紛霏于目焉曩遊固未邈也余之于康樂也殆將以此而終老乎至其詩略盡蒙評注中不復論是爲序

今文選序

戊戌冬杪余友陳定生子其年來東皋與禾丹兩見讀書水繪園其年今世之孔璋也詩賦麗則銘頌綺密自其纖貫時即擅游內上流頗獨折節於余於兩兒雅弟畜之戊戌迄辛丑陳子在吾皋四載矣每見其巾箱中有今文選一書朱墨痕藉纖緗綳雜取而讀之則此四載中陳子與兩兒朝夕選集者也余觀其首尾明淨皓有裁制蕭氏高齋以後罕覯此書因不揣鄙固間爲參酌歷幾歲月

益爾完好濟南王阮亭使君見而稱之譽均脩璧文奏之暇復加甄汰得文八卷賦序諸體共如干篇余迺鬻負郭田付剞劂焉梓成余顧謂其年曰文章一道作者難選者尤不易夫選不能以受瑕者也古今作者略可數矣柳吳與臚首之餘寧無累句薛司隸谷梁以外部之蕪篇而片語纔妍便登才調余文或爽無損風騷若夫選者之難一篇失入遂貽四部之羞一蘂微乖有滅連城之價不爾則何以攀林七略文苑英華諸書至今作此寂

敘而昭明一選千古獨推明允也今茲措撰庶幾無負歟旣復泫然臨文而歎集中所載皆先後之舉也曩者過江者舊東晉流人莫愁桃葉之間余與其年府君定生實預斯游焉今其年與兩兒宣述石城之勝事揄揚吳會之英流秋菊春蘭芳華不亞而余則旣將老也覽茲集也撫今思昔樂往哀來余又將焚君苗之硯而刺賀拔之舌也已

壽陳太公八十序

江南有隱君子曰婁東陳先生云先生字確菴崇禎壬午孝廉也以故數年來高蹈不出文章理學天下翕然從之歲庚子陳太公溫如先生稱八十矣先生爲人長者性醇謹有王彥方萬石君家風然生平知大義負節槩不屑爲世俗態確菴大節得之太公庭訓居多確菴壬午之舉與鄉也實出余郡司李佐平湯公門而余是年亦中副車確菴不鄙余篤年誼又江左諸君子與下走咸修縞紵

確菴尤稱莫逆交今太公之八十也謀所以壽之蓋余見今之所以壽其親者矣好勞而惡逸樂富貴而憂貧賤天下豈有異人之情哉以壽吾親者之欲富貴吾親也而遂有此梯榮寵彼競聲華甚者乾沒如潘岳猶謬託于板輿以事親矣而確菴不然以壽吾親者之欲適吾親也而乘堅刺齒肥樂甚貴適意耳確菴又不然吾聞確菴居蔚村蔚村婁之僻處土田磽确民俗愿樸其男子善耕種數百年無呰窳家確菴奉太公數徙而至蔚村焉

先是礶菴一再徙無之乎非蔚村也礶菴自田間來田間人総不知爲孝廉也太公年八十又徙倣且日卒家嚌利其錢鎛而耕之慰勞焉暇則入鄉塾訓章句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弟勞苦不少休於人無所枝梧葢鄉人初不知爲陳太公父子既未嘗不樂有陳太公父子也礶菴之壽其親如此富貴乎貧賤乎勞乎逸乎衆人惑之胄子信焉於是呼禾丹兩兒而進之曰夫陳太公者知大義好節槩者也陳先生者高蹈不出文章理

學爲天下師者也陳先生之壽其親蓋以貧賤而不以富貴以勞而不以逸也人以此壽其親吾亦以此壽人之親朋友之誼也亦猶行古之道也且庸見夫貧賤之非富貴而勞者之非逸乎哉確菴行誼既見于天下余亦杜聲息影不敢稍有跌墜確菴太公年八十余母馬太恭人亦以非年稱七十確菴數子英俊余亦有弄文筆子二焉今余之壽太公者又卽確菴之所以壽太公也太公其肯爲我搌然進一觴乎書以爲太公八十壽序

原缺

漁洋山人詩集序

詩有六義曰風曰雅曰頌曰比曰賦曰興所由來尚矣輓近以來政教散失禮樂頹壞明堂清廟之上靡所宣述且也言之者獲罪聞之者不足以戒於是一二明哲之士不敢有所賦比以自干戮激然則雅頌之失所也意者風猶可爲乎賦與比之不復作也其猶或出於興乎四五十年間箋註訓疏寖以舛譌小夫譾儒騁其師說豈獨州鳩師曠之難其人即杜夔荀勗之流亦夐然邈矣黍離麥

秀識者以爲於詩兆之其後吾友華亭陳黃門起
而更張爲毛鄭功臣於斯爲烈乃後之學步華亭
者得其錯澤而或遺其倩盼乍離乍合載陰載陽
徒令人聆哲匠而躊躇慮知音之綿邈也抑詩學
誠難哉不意當吾世而得阮亭王先生先生神靈
夙授騷雅性成兼之酷嗜披覽於古人微言別有
領會生平著述淵富才思敏贍踰於四部溢於七
略紀年一編斷自丙申爲始大約申酉之間先生
之詩其裁製宏以鉅其體格壯以烈高文典冊爵

禰皇皇意者殷僮之揣建章牙涓之鼓鐘簴乎戌亥兩年其標旨也微而遠其托物也思而多風明秀娥娟傾城絕世詩云有美一人淸揚婉兮阮亭之謂矣庚子辛丑則如成連之寂寞郢人之運斤成風意到筆隨神行官止擬之李杜王孟高岑間未知置身何等阮亭其猶龍乎善乎陽羨陳生之言曰吳興隴首之篇康樂池塘之句非關詩史並係直尋夫仲默昌穀洵風流之絕調也然舍人述作終傷繁富廸功文筆微嫌婉弱必若漁洋通何

徐之驛騎標文質之淵源庶幾三百年一人耳余沐浴斯言深相撫掌但因老大未能深造惟令兩兒子禾書丹書日夕讀漁洋詩一帙以當師資而已

王自牧集杜詩序

蕭山王自牧風質逸才好著述風義稜稜直逼古人余久佩其人且誦其詩大率一軌物於少陵云乙巳丙午余咸以新秋艤舟邗江屢晤自牧復見示遊園泛舟詩如千首蓋集杜也美哉洋洋乎其正始之遺風乎夫少陵以曠代之才蒐剔古今牢籠百態揚風扢雅觸事興賦比物陳詞沉鬱頓挫化工肆給殆千百年一人耳而自牧輒能攬其微旨會其全神含英茹華而集其句我取古人之心

而謀之若古人先取我心而代謀之我取古人之心而合治之若古人先我心而分治之故少陵之詩有不當于時會者而可以銷夏思秋遇也有不當于遊眺者而可以名園曲水遁也有不當于招尋者而可以勝友嘉會求也且歡樂之詞而可以感慨會憂患之詞而可以休游詠也譜是詩者謂為少陵之詩可謂為自牧之詩亦可謂為少陵先作以待自牧可謂為自牧繼起以追蹤少陵亦無不可彼夫步趨古人口吟筆寫取愉雜陳高者刻

豈爲工畢者撦撏爲富以彼較此不大逕庭哉顧
自牧于此亦有家學焉昔其尊公先生凌鑠千古
集杜詩成帙行于世自牧有少陵之才而復集少
陵之詩似續先人其風人中之孝子乎吾家世業
詩先大夫放棄林泉惟耽吟咏亦有集陶集杜余
更有杜僻自總角及白首手披目誦巳竟數十過
但不克如自牧之融洽渾淪範金集翠與先民伍
而所好則同將天下知自牧與余交者以詩而所
謂文章有神交有道者自牧得以尚友杜陵余又

得以締歡自牧矣

稽鴻若詩草序

憶余曩時與臨川諸子遊也與大士文止大力千子爲文章聲氣之交嗣則吉人晉卿機部巨源茂先士業爾公龠直左之小范小星相與刻燭聯吟浮杯狂嘯滕王閣上桃葉渡頭有數人者短詠長歌與江聲相亂蓋至今極不能忘無何數子俱寥落或在或亾余亦老大足跡不及里門外依稀舊雨大半山陽又不獨臨川諸子爲然也憮然久之彌深歎息一日者家大阮以何處草一集授余讀

之見其清文綺何斐亹絡繹古詩則規矩黃初近體則出入天寶徘徊咀賞不能釋手問作者何人則臨川稽子鴻若也且稱子遊東臯久生平蕭遠澹泊絕未嘗求知于世即以余緇衣夙好僅僅于黃九州座上一識其面則其人可知矣獨余老而才盡狀狀有端無思襲遊遨不可得矧先大父官章貢攜余僅二歲郭大司馬青螺鄒總憲南臯兩先生時若余膝上水厄萬安全家寄寓劉少司空將吉侯先生尚同先君爲諸生也後先君鄉會出

閣學鄭文恪公侍讀謝培元先生之門余庚午首塲爲姜居之先生擊節以未終塲不售先生復與繼斗樵部郎子天如言深爲歎悼辛巳余訪先生與半峰孫袁入南嶽臨侯先生方以危疆受過被逮然足跡半豫章矣今讀何處草追憶先後師友中郎虎賁感舊之情正深而傷今之摧抑者復豫章故人也若夫竹林風調叔夜爲先則君詩學淵流自在天壤又無俟鄙人贅言矣

壽湯惕菴先生暨太公同歲六十八十序

嘗讀古今傳紀於逸民耆舊輒篤往者久之漢之四皓尚矣次則唐九老又次則宋洛社耆英固未易數數遘也然猶曰此非一家之人至東漢疏廣叔侄北魏楊椿兄弟或以隱節或以耆年聚于一家矣然猶曰此一家之人也而非父子同時之人至于一家之人又爲父子同時之人以德若彼以年若此此卽古今人不相見猶爲之流連焉思慕焉徘徊而不自已焉而况乎我所親見之人我所

親見之人而以德若彼以年若此其人而疏我者焉我猶流連懇慕于是人也其人而遠我者焉我猶徘徊而不自已于是人也而况乎知我之人其人而知我矣而或十年而一相見焉尚不能無歉於余心也或千里而不能即相見焉尚不能有慰於余心也而况乎數十年數千里不克見之人有其人焉而余何以爲情也有其人焉而余又何以無言也則余惕菴湯先生喬梓是已蓋先生今年正六十而太公先生復八十云先是歲庚子余大

馬齒方五十先生爲文以貺之退而自思夫以成我知我之人且數十年數千里不克見之人今又走書相告焉余又何以無言也雖然余又何言將言先生之樂道安貧著書窮理與太公先生之神明矍鑠意氣彊健以爲嘏詞乎此則何待余言也將言先生之履險蹈危遺榮棄世喬梓偕隱其蕭然自賸之故乎此又先生之不欲深言也無已而言疇昔之事憶昔先生以司李起家吾郡廣陵之人士與江南之名宿無不出其門然先生尤深知

余先生爲政四年茹蘗飲冰鋤彊扶弱鯁介特立卽當世要人罕有爲屈意者顧獨折節下余憶先生甫下車卽按部吾邑式廬密語曰闔郡利弊無小大將惟子是諮子無隱時余以諸生不與一切辭又辭何以知余之無私于一切而悉諮以利弊也先生曰吾未見子知子名既見子知子心時江南北大飢吾邑尤甚斗米千錢首以發賑請先生立請之史制臺黃道臺大發金錢不檄邑令不人銷算惟余力是視余彼佐之得活數十萬衆此

先生隨事之澤也他不悉記猶憶一日午夜急召入署詢一諸生大辟余謂此人以不撿褫其衿恐海內猶有惜才之歎置之辟則傷夫子明然是人誕妄毋謂余申救也先生矍然翌日立爲昭雪後倪鴻寶張二無楊機部諸先生及維斗次尾輩無不頌其冤其人後旋驟擢督撫終罹難去臯四十里海安鎮有壩名牙橋此張士誠走險地又三州邑十鹽場血脉寄命乃奸竈以蜚語中史督臺聽督臺檄先生躬馳其地立毀之先生以惡騎名余

至海陵詞是非子不能撓也余夜逢邢朝謁史公娓娓數百言史公立寢其行且傾心余言無異先生也壬午冬先大夫臨衡南軍自東樊歸先生過訪酒中頗有裕槀敢詢之乃知一諸生被盜反爲盜誣發左右夜擒之余具其言始末力持不可先大夫騎驁起訓余何得無禮若此乃先生反避席相謝且言幾爲海陵守所誤幾盜而遷其子衿又邑令貪酷一衿逢其怒中置不測倘于辯黃門府中遇先生言之乃川將學業于袖中咸撻父窩盜諸

賦也先生即爲解免且薦之應試諸如科歲兩考薦拔生童不以時不以數學使者咸如先生言先生咸如余言孤集振拔名士彙征彼時日有以千百金相餉者余咸斂避而嚴絕之其事安能縷述也壬午分挍南闈是科多私獵者先生所拔皆確菴一流人獨余假置乙榜無憾也旋史霍兩臺以特疏薦宗學臺以入雍薦何莫非先生以文章經濟交譽乎然余彼時亦何敢少負先生也即先生亦深知余之無負于先生也今雖數十年數千里

不克見余也躬耕養母恐辱恣怨損棄蔑有其不敢負先生者如故然則余今日又何以告先生乎亦言其始終無負于先生者而已先生聞余之始終不敢負先生拜太公先生而亦聞余之始終不敢負先生也而先生與太公先生其亦各輾然盡一觴焉已乎抑以此壽吾先生暨太公先生焉其可乎是為序丙午端陽日

題水繪菴學詩諸子詩小序

曹子之曾大父愼齋公先君執贄門業尊公公鉉明府則余數十年風雨聯牀友也愼齋公經明行修公鉉則以雄文魁兩榜推循卓第一然世不工詩曹子幼奇伉不羣比鄰世好與兩兒鬬鶉放鴿行雁騶驔客春共吟新竹限韻詩曹子寂踞一石有百尺虛中千秋高節之句余爲擊節毋論筆力矯健品骨咸于斯見嗣肆詠益進倜然闖然超夷等之識負奇鷙之才將而空清窈渺雲起松孤暴

兀老蒼峰崛海立卓哉曹子不由教廸不循畦徑真悟潛通獨造未有斯豈常飾聲詩者歟余欲其從雅頌漢魏三唐咀嚼英華含蓄蘊探古人之奧變出大手之沉雄鄴下家風何難于直接乎吾閒英而不雄如鸞鳳自騫雄而不英如虎兕自隊惟兼總英雄之氣始卓立風雅之林曹子毋對余半日不講便可一至此其人殊不可恒覩然不觀其詩不見不沉附古今畢力于詩亦不見曹子勉之哉憶乙亥季春朔先君監軍齊淡寄大紅牡丹

數椒余與公鉉醉賞抵足夜夢　關帝以見賜余枕上驚逃公鉉且為書之屏因指腹訂婚姻之約是冬咸得雄回首廿五年公鉉之悲宿草亦十載曹子四壁蕭然冰霜骨立余愛之而無能益之然愛之益之之意雖未盡于此而又何加于此哉

張子之詩張子之人也張子之人張子之詩也張子學詩于余一年每社集或限韻或分韻張子詩將成余心先喜間有不當余意命之改或代為之改張子亦必心喜厭飫暢快而去時倘恍焉觖望

爲此張子之詩所以日益也張子貧甚而品骨愈堅又絕不露一。立品骨意杜門愼獨如在深山茗椀爐香日與泓穎拜精性情嗜好無之非詩此毋論之詩之人是二是一卽余閒居流念三日不見張子如有所失焉幷忘我之爲我矣今選其經歲詩僅存七首嚴其五字如山水識奇文七言如三更人立月華時與今春小三吾分韻之水亭白石坐幽人恒激揚歎賞吟詠不置勉旃張子余望張子雖不止于詩然卽詩又何不可以盡張子

顧子少年神清不滅衛洗馬其人甘貧力學才藻
如雲出其餘韻種蒔花吮豪毀墨逈出塵壒之
外雖郡邑屢冠軍竟迍邅臺試迄今未厠子衿余
每見里閈踏浪兒充斥頖宮如此秋水爲神玉爲
骨猶採芹邾步痛之痛矣久學書學詩于余小楷
臨摹鍾太傅入神絕愛余褚河南蠅頭小楷屢于
燈下一線運腕傳以神韻詩幽秀谿壓下筆自是
中晚勝場藝𥁞澹泊又三賣于董蒙寧惟學焉而
不精即余晨夕揮塵清譚未嘗得與諸子盡致今

文運一洗顧子破壁飛去正屬此時然我輩流風千古怡悅性情在此不在彼以無益悅有涯是在顧子解人三復余言耳

慷慨其氣巉峭其品浩瀚其才黃子有焉黃子累世尚節槩其祖父子然一布衣詣闕陳疏條免邑中某某事故黃子猶侃侃有祖風家無四壁自顧泊如而種學績文力崇大雅為詩氣韻沉雄不屑纖纖細響或如老鶴盤空或如瘦蛟舞水或析理談玄颯颯有松風氣且工書運腕遒逸簪花屈鐵

仙仙如也黃子賢乎哉頑黃子善貧兀然窮鄉館
穀郡縣試輒冠軍而數厄臺試猶鄭一衿激楚悲
憤不得不寄之題咏常攜一囊築一甕坐我枕爐
亭相對論詩談必飽滿歌舞之餘從以筆墨務成
詩苑轉共商確殆盧心實腹其人歟嗟士窮節見
遇合固有時吾不僅以區區一茂才期子子無僅
以區區一茂才自期併自盡也黃子賢乎哉黃子
勉乎哉

石甥余族甥又甥倩即李甥妹字之也尊公邇德余老友兼擅詩文石甥童年頴發年來亦寄我一枝與兒子輩砥礪切磋共商騎藝學詩未嘗覺學其于帖括則勤敏絕詣向如曉日芙蓉翹英濯秀近更才氣俊逸如老鶴摩空秋隼孤擧放乎古浩余特愛之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石甥未肯肆力于詩良有以也然偶一落筆自見清新今存二首雖吉光片羽亦足增渭陽氣色耳

聖賢于父子有中不中才不才之歎從來獨稱甥

似舅歷稽何劉王范郄魏謝羊咸著渭陽情誼親而責亦綦重矣李甥墮地胄鍼華彩暎余家亦蟬連華腴兩門並峙以掌珠視之富貴福澤之氣長養才情咸指為瑤環瑜珥蘭茁其芽又曰雛鳳清于老鳳然掩閉其才情正自不少十餘年來乃以池魚厭傾巢卵流涙不流幾厠濺穢近復恒蹉蹺樹始畢力苦吟去春詩尚雜沓西崑體裁稍失余返之于格拓之以氣而洗滌于清華毋集擊鉢先成一歸醇正然鶴孤憔悴之後忠臣孝子之遺如

哀鴻獨叫于苦竹白沙如疾雷破響于荒天窣地
藻荷蒲帳之英化爲纖絢繡蕭之態幽介賤停之
況發其擊鐘考鼓之音作者神傷讀之意失余選
其和平數首雖在花月之前終多雪霜之氣三十
年來升沉判若鴻溝匪此窮愁正未易刿心風雅
近奉兩親寄我劄宅尊人慢卷古處奇癖浸淫于
詩年來與余倡和最多且妙乃以埋焰不肯輕以
問世而余反得籍此致輟餟燎鬒之意于吾姊是
亦不幸之幸也後來之秀應屬李甥然姝宗代踈

之誼余媿姚崇成此宅相之奇是在元陽一振耳

他日有讀余小三吾倡和詩者曰惟舅與甥渭陽

詩話視古人正不多得矣

巢民文集

姚皋冒襄辟疆著

書

答丁菡生詢回生書

病後屢承手教垂詢眞至僕迄今不能仰答關切足下不討其疎節過當必致疑危病之未痊也人之疾病叔生本無奇異僕此番病狀揚説溢實遂致四方傳愕盛譚鬼神不可測度當僕極病時故吾確有所往其臥病榻上者口支離而身反側舉

平日所最不快最欲吐者隨過傾倒竟不知其爲誰以故我所在所見之事不能直述告人人所聞見者此榻上病人之傾倒僕醒後實不能記憶一言且他諸病狀陪之人于僕確有關說尤不可解口無岐舌筆無駢脅安能鋪敘此不見不聞與獨知獨覺之事乎病起屢向戚友陳說無人爲僕拈出今敢以得病之原與病中之略爲足下詳述之稍慰千里之心兼自四方之快僕別後殘臘到門則敝邑哀鴻遍野饑寒之狀不可殫說當事因有

四門設粥百日為期之舉僕念甲戌辛巳賑粥之役曾隨家大人首倡力行雖今非其時寧忍坐視不盡力復為之家大人賑東門西門饑民為最且地鄰泰興就賑姝衆僕力肩其難遂就西西之饑民日浮他門以千當年兩番開賑四門併二廠二廠盈二千人歲之霜儉至矣茲四門各開一廠合之日有萬人而西每盈三千西之去僕居遠賤體弱不能朝食每晨空心凌冰衝風偕一二同志友十數僕從詣廠與諸鄉耆嘗粥糜之厚薄量米數

之出入聚饑民之多少稽衆役之勞怠進數千人於當面魚貫而出窶者瘠者老者幼者與負疾病者另爲一項各按其處分信賞諸僕隨之以往另給米錢按旬則以斗米數百文計按日則以半升數十文計有一人至粥廠家有老幼數人餓且病不能扶曳出門者有數人餓病于一室而死生相半横陳于赤地者呼號之慘形狀之慘氣味之臭死亾之怪異必親歷聞見庶施與埋葬死生實實沾被尤不忍者幼兒痘疹盈而殲　風雪褰伏道途

老病人數十里就食而來衝寒勞傷立地倒死即
有懸絲之息夜無假蔭僵炊更多僕於廠傍築地
以蘆草為煖室居之夜募行力老僧加粥一餐繼
以鹽湯熬水然病者炊者反目衆僧人亦觸穢感
炊釜在廚散塡滯鬱茲則聚于一隅仲春開南門
賑不得力僕復之南二月廿八日于南門散米值
大風雨頭目岑岑家大人及諸友皆戒僕當少謝
事且旁早犯霜雪觸穢氣斷非弱質所宜僕歷舉
古之癘疫不能相染相答乘開論曰隨諸僕謂同

是此人同是此血肉我難飽煖何忍見其饑寒又見其饑寒頃刻而死我不惜此身救人之饑寒救人饑寒之死豈我之身反有死理且賑粥之初在廠蔟米過祭為人所辱不堪復隱忍為此亦以人命為重忍辱事小耳諸僕聞此咸手口瘏瘁不言勞且尋問病餓人至數里十里外三月初疫病大作城內外尸相枕籍時當事去淮僕於三月朔復以長兒行聘二百金盡易錢四日一周日走一門日以二萬錢散極貧極病者於是三門貧病人交

聚于僕所到之一門斯斷中積勞增病不遑恤也直至三月十七日僕一病便憒不可支吾蓋前此三月餘日與二三千人俱按日計數與穢病之夫晨夕哭泣告訴相對踰二十餘萬此二十餘萬人饑寒疫癘之氣皆吞吐于我之心口間既以空心受諸惡味又日枵腹至午後始歸毋至飱食饑飽不均脾弱難化安得不病安得一病不憒而醫者不驅祓風邪內消積滯一味妄投參蓍遂致終日抱火而臥不醒人事然偶一少醒但見數千饑民

攀衣呼泣索食索錢而已廿二夜忽見偉丈夫自稱山東人來與僕遊詢何往則云天上有天宮絢爛可觀隨之冉冉上但見宮闕崔巍樓臺觀閣環抱繚繞簷楹四五等所門迴衕疎皆純是黃金雕鏤築造中間點飾翡翠赤白黃金光芒四射僕曰欲捨余笑曰吾聞三十三天中央城曰善見純金所成用百一雜寶嚴飾並即此處耶其人云此處可遊不可飲與予渡大海登蓬萊頃刻涉海至一山山島嫩峙林木花草迥秀飲食器具不是人間

經見即杯斝數進非玉非犀難以名狀但識玻璃
一種而已將別詢其人寓何處答云我日與子游
天宮蓬萊之上夜即宿子之心他無所往他無所
任僕甚怪其言廿三早稍醒數以告人午後忽我
臥室移蕩湖游中隨波上下天雨金如瀉如此兩
日至廿六蚤復醒時僕面牀裏啓眼見有朝衣朝
冠執象板者兩列嚮余鞠躬凡二十餘輩其人面
如傅粉皆神仙中人余內訝不可解引頸觀其下
尚有面色稍黑鼻眼凸凹者口上豎長鬚二根至

其抄紫多屈曲然衣冠象板咸如前二十輩久之
益恭僕詢云諸公何事以非禮加我答云有所薦
重但求俞允僕曰我牀裏有板牀外有壁諸公從
何入余從何出衆云但求明公見諾自有出路僕
云試明言之余當偕往衆云後山沽早無人行爾
我輩羣來虔請耳僕私討李衛公有此奇且諸人
以隆禮相加必有殊典遂許之許之聲始出牀後
墻門洞開四十餘輩人戴僕於首騰空直去霆霆
霞霞至一最高峰峰巔儼谷坐僕一身其四十餘

輩不知何以峻立復舉侍左右凝神一望見所坐一峰天嶺交氣俯視萬山如兒孫揖向絕無房屋草木人跡僕云行雨之具爲何諸人云明公但直伸兩手舒其掌我輩自有物隨公掌而下試爲之見山腰冰雹夾大雨如拳如瀑四垂頃刻萬山盡騰雲霧余手不停者兩日夜至廿七晚始竣事諸人復以首戴僕歸歸途見海兒如魚蝦無數咸以大筐抬極大金銀爲餽余笑指此物非余好也一毫不受諸人云我固知明公之無需此然不妨存

積是處耳發數百篚平地高七八尺如小山衆遂去至廿八午後余口中喃喃言歸矣又云過赦而返此番眞醒始知余身之載病前此微醒不知我病即家人環向而泣亦不知余數日中曾微醒也審視詳詢衣衾燦然褡衫正具兩尊人及弟婦兒子輩抱頭攢腦而哭者不知幾十番至戚好友羣聚牀頭議方灌藥祈天禱神咸不分晝夜與庸醫紛爭角舌束手夜遁光景不可狀不能狀最異者余魂去行兩兩日此身偃仰一榻憒憒宜爾乃遇

親友相見必發其胸中所欲抒積抱鬱壹無不吐露然後及他亂語家大人執手垂涕僕則聲云兒行不顛倒坐不錯亂父奈何自苦以苦我在傍者云此二句出佛經僕生平不閱經典也又云我身傍另有一身但不能合而爲一家大人因抱僕同臥僕云我兩身不能合即如父與我合在一處實兩身耳又高呼關帝君弟子虔奉尊神三十年生平自審無過惟神知我望來相救此種種牀上言果是何人果是何從得來乎廿七夜唇焦齒黑舌

如墨縮那不成言氣吐不復納斷無生理家人已爲着衣就木忽然度曲音律悉諧手自按拍不失米黍親知環聽皆謂咄咄怪事又索筆題詩邀人開窗玩月向僕婦索篋中金盡散諸戚友自鳴豪邁家人破涕爲笑此果真我乎抑第二我乎至廿八日家大人素敬竈神揮淚爲文一告竈神一告城隍之神浙友桂子發因言申文定公夫人垂危醫藥俱廢有導其請長吏兩令申文城隍得回生者況僕之疾係于賑饑以活人而自斃或亦神之

所矜可倣而行也家大人雖慝欲生其子而未敢請不訶令公得于傳聞作一文述僕數月救饑之勞施與之衆謂天果不絕善人果欲留爲善之人以勸人之爲善斷不應絕此人之生即陽數已盡仍祈增紀延筭等語遂至城隍前禮拜焚牒而僕之喃喃言謁撤而返者偶在其後人遂謂有所感召而然遠近喧傳說神說鬼僕則何曾去地府何曾見城隍亦何嘗知之死而之生乎其差可異者則以同時里中患疫將死者往往先云牌上見僕

名又有南街宣化門開紙扎店姓張者至僕門問
云爾家主人有病乎家人答曰然張云吾弟亦患
此症昨夜忽云親見冥司勾攝一牌凡五十餘人
而我與冒辟疆錢敬谷許一水之名在焉家大人
聞此驚怖欲絕備偵錢許果皆沉病次日錢與張
相繼死許亦旋死許死時亦云冒辟疆同我作詩
且張數云冒辟疆已坐我旁約偕往我不能避而
僕獨免于死則固有不可究竟者又同時去縣百
三十里掘港場晉姓人病中見城隍廟門外懸一

脚酥筆標寫胃襲准保仍着用心爲善石舍親之
僕年二十許甚壯見城隍云胃襲家多病人爾應
日運水十担送其家令病者飲之迄晨具言以告
人遂卒而僕家賑粥諸僕雖值僕病慣相率捱戶
散錢不倦咸危病瀕死而生以此人益奇之喧騰
變幻僕實一無所知且見也廿八後腹如橋梁有
物墳起蓄積滯以誤補堅據于內口渴不可忍日
索數十百梨及甘蔗荸薺之類不以時不以數進
至清和朔後大便每日下數十結塊凡十餘日約

去數百塊遂霍然霍然後家常晏語細述僕前此
不能生不可生無法可救之狀并及僕榻上向人
之形色語言兩尊人暨婦兒子及戚友更番舉說
莫不涕且笑笑復涕痛定思痛他猶可解苦累老
親幾至不有其生不慎之罪無所逃已家大人又
語僕云令公焚文籲神之日吾先赴城隍廟侯之
坐一皮姓道士房忽有穿孝服者闖入此人復聳
坐吃齋不仰去彼時殊疑非吉兆也僕忽愯然曰
見彼時亦在傍蕃自行雨後便隨家大人赴廟至

月臺下轉西廊入道士室凡在坐者一一記識又與帶孝人比肩坐食一麵餕始散步歸既不識神別無所見亦不知入廟為何事與家大人所言無不脗合此又何為也總之人到極病將魂升于上隨氣所之此塊然偃臥者熱極則憒憒極則亂凡生平有所怖有所負有所害有所嚬顧不肯露至此如火迸發毫不可飾僕數十年來門以內實有職業而推物及人往往不遺餘力至筆墨花月聲音諸逸事頗用精神故垂死時心之所發即此數

者設高歌而死亦大快事僕之死生如此而已其他病死之人說僕當死當與之偕死乃彼俱死而僕獨生其可解不可解乎足下來教云僕有太受用處宜省徵足下言人亦言之僕少年不自揣度妄謂此生鐘鼎之來應屬分內故視一切甚易甚渺乙酉以後家殘破而復存身既死而復活更捐棄一切爲身外物外然此中介然㮚然不可告人人亦不知惟至患難疾病死生時勞僥倖得過或亦其徵效也從今以往亦何敢有所增減有生之

年仍行吾素而已據條率書錯雜多不成語惟台覽後爲之改削付梓以傳可免貽逢人一番陳說也

答李廷尉書

客臘使翠到門正僕慕叫擗摽時兼以海警震鄰大兵臨邑疾驅寢處苫塊之子以衽金革又薄俗猜信乘亂搆釁僕毀瘠一身披血咒毫不知何語徂春入夏倏閱半年悼音容之日杳撫手澤以如新小季伶仃老母顧頤天親既缺人險復嬰二百日來人徒見其形瘁耳即老妻弱子相向汍瀾亦會莫悉其痛乃至此也近忽一病幾復三次蓋無異于乙酉之鹽官罹難暨壬辰之破產賑饑痔卬

今胸臆結轖有物如拳者數四上下衝激吐汙瀉戚不得銷而肌理則已全削盜積勞積鬱積痛蟠亘于中豈盧扁所能愈哉世態交情炎生頓異眼前之人不惟素車白馬杳若晨星即數行弔唁不能得之年譜至戚獨閣下流寓玉山越江遣奠既頒厚賻復荷隆情發幅盈縑跽誦儀牀之側覺有血淚縷縷化爲虬螭蜿蜒蜷于靈旗上下者嗟乎當世誰復如閣下乃僕父子又何以得此于閣下哉先府君一生伉直萬事寡緣五載皇華三嘶土

命壬申考選已定西臺提足者夜半易爲南部南考功例署內計旋轉淸卿甲戌夏先君擬陞正郎一擲出爲兗西僉憲蓋先是冢宰疏請心許之選郎賊掌功司計典而先君淸華之路遂兩絕矣乙亥豫賊窺河先君與曹縣化鳩之大帥寢食黃流北岸者一年兩目風沙終身痼疾卽先祖長逝不獲躬侍歛含然而靑齊忼慨之夫曹濮風塵之客自備芻糧不願上𤯝不願作官思効死于先君者日數千人以故數十萬礦賊未嘗一騎渡河于是

兩臺特疏敘功請加一級乃迄不奉俞旨而同時爲兗東東兗者或安坐而遷方伯中丞繼丁內外艱臺省如葛介龕范大來兩年伯交章特疏以邊才薦雖奉特旨然皆爲捷足徼升者地服闋身未到部同鄉副憲徐蓼莪年伯恒勞臣之勞力請莞銓調補東粵先君甫涖粵而特揭發賄賂者再制臺據揭題叅一將一令爰舉卓異然異已者實深嫉之半載調衡永又半載調獻賊屠破之襄陽維時辛巳五月僕往返萬里覲兩親于南嶽先君執

襄手以老母相付曰余之不植黨不通津要之效乃至此哉然襄革疆埸臣事也汝速奉母歸母與吾事遂單騎疾發抵襄樊斯時也事急矣諸臣凡陞補襄樊者咸逡巡後至而先君獨單騎縱橫奔走于瓦礫之間加之督師狠狽左帥縱橫闖獻飛騁于鄖竹降賊窺何于肘腋撫治旣不同心守令尤多貪墨惟有司李朱拙修傾心置腹相倚若左右手然兩人環顧內外無一可恃噫亦危矣哉僕奉母歸謬以十年來文章聲氣在海內違先君命

大聲疾呼上書當事求通閽閫即與先君最相柄鑿如貴邑相國同吞相搤如上江中丞皆爲僕心動而同鄉之孫黃門顏吏部成侍御實左右焉維持轉徙幾歷一載仍謫先君于寶慶時全楚惟寶慶稱稍安先君聞命下不知所出即以餘生乞歸歸未兩月而襄陽復破矣嗟乎豈非天哉然自尭西迄請告五調未晉一階癸未大計內無冊外無單反以東粤發贓事浮躁降原舉卓異監司四級甲申補滇儲旋丁崩坼先君通籍十五年艱危阨

績盡是矣鹽官避難全家瀕死雖俯仰得脫鋒刃而家人被殺掠者二十餘口故園池魚委署官妥加藉沒幾不能復保廬墓近雖數載株守三世瓦全僕奉先君于門內鏞戶闃影無與枯僧先君飯誠梵唄刳心風雅永日擊鉢午夜挑燈于經史詩咸有著述人見其老而嗜學如此不知藉以戢風波乾詬驅茹荼蘖咸是物也六十五老人岸立強飯毋捫意之甚繞屋而走骨節錚錚然聞說前朝身歷幾殭與國家掌故絮絮竟日夜嘅然久之然

精神視僕可三四倍笄簡往來與閣下揚搉古今外惟崇川范月卿先生德州盧德水侍御梁谿高彙旃學憲數公他無復有一字相念者痛哉痛哉壬辰春僕魂遊天宮海島閒如稗史所紀李衛公行雨者三日身在人閒無復生氣先君痛哭旁皇衣衾棺衫一一預備後得更生乃藏別室豈意去冬一病竟畱此爲先君周身殯殮之具也痛哉痛哉不孝死先君救之以生乃不孝生不能救先君之死又不克相從以死也不孝尚得自厠于人類

哉中夜廻環稍足以仰酬先志者幼而力學夙聞
海內長而著述謬傳四方雖六闈屢中副車而一
命未嘗捧檄今狗馬之齒四十餘已從先君後歌
白石者十一年矣此十一年中鳥師批頰蟲學叩
頭忍辱摧心無所不歷目前慈母幼弟擔無可弛
但恐僕本恨人復嬰沈痼一旦溘先朝露海陬孤
生誰復見憶并兩世先人本末亦湮滅誰稱道之
者用是危懼益甚茲幸閣下人倫淵鏡史學干城
獨行遺民咸蒙搜採近者台諭下宣欲爲褒門表

章三世鏤心刻骨南向主臣念先君昔為疆埸扞禦之孤臣今為憔悴羈孤之遺老著述具在不愧完人至先祖為守令十載不名一錢真可列神廟年間循良第一癸丑令虔五年辛酉補蜀鄷都令適值耆酋之難孤身抗守與石砫女將秦良玉協力殺賊卒保名城亦以不餽內名同官金共人進掌兵垣獨阻敘賞當年同討賊州倅皆以聲援由監軍晉同卿而先祖僅遷一州竟拂衣歸矣生平著述有兵餘集渝變略皆蜀中詩史今入得全堂

集中猶憶僕十餘歲時從官蜀道鄧鄰震鄉先祖
立遣家累還先祖母裂帛繫印于先祖肘後僅以
二僕從一痛而別千里江陵嗣後先祖寄先君詩
有爾自好爲吾不惡登陴入社又開尊之句益當
是時先祖上馬殺賊及磨盾鼻草檄書外即與部
下士南樓嘯詠不少輟云及戊辰先君登第詩則
曰明朝仍對山僧奕一任傍觀笑老狂蓋捷騎至
時先祖方與僧奕于藥室奕罷始歸其生平曠懷
落落大率類此當時爲文以揚祖德者則有泰和

郭大司馬京山李宗伯雲間董文敏諸公墓表則出倪文正公手蹟昨承來訊懇篤周詳故敢述兩世家乘副之記室惟閣下實裁擇焉

與曾庭聞書

襄甫二歲時先祖令貴鄉會昌贛署五載泰和郭大司馬吉水鄒總憲南昌萬儀部同弟太學與先祖以文章道誼相勗循卓相許郭公過九洲置襄于滕先祖于會昌江上造抑洪橋郭公以襄名命弟葢媲其功于萬安也先君往來侍養與寄菴右君吉侯晉卿二傅二劉先生篤貧賤交皆萬曆丁巳前事也戊午先君舉于鄉總裁爲上饒鄭文恪公公車三上得遍交貴鄉諸大君子戊辰又出南

昌侍讀培元謝公本房庚午之役褢頭二場已為
姜居之先生擊賞三場厄于病遺鄉詹大京兆侍
御橋梓十餘年為褢歎息此維斗大樽機部沾沾
相引不遺也辛巳省覲道經貴里同士業過牛峰
訪姜先生巨源入西山訪李先生風阻章江與士
業巨源左之徵直小星稱詩論文于滕王閣上于
子為先君重訂全稿并選荒文于文待正此時耳
入臨江機部下榻道袁與爾公叔子盤桓恨不得
見臨侯先生先生正以撫治臨郎陽袁先生梅公

李先生同先君官使署在都奉教尊大人先生久且洽先君歸里稱述尊大人正色立朝清峻持己其于國家典故人才經濟兵戎財賦無不講究仔肩言之齒頰間皆凝氷雪襄成童入名場二十後剗落浮華頗研經術其于橋梓拈一瓣香已三十餘年滄桑後歷盡流離患難又兩亥兩庚生焦先之瓜牛可廬袁閎之土室爲毋絕名編戶不獲于庭闈相遇中原一譚疇昔然貴鄉襄之幷州也貴鄉諸先達同志襄祖孫父子三世骨肉師友之交

也曩數年來縱客散家落爲里中受恩所嚼噬詬誶毀辱不可言狀然每遇貴鄉人輒多依戀到邦恰直峻度歸道大攜在吳悉求其古今大業獲展誦旌選大刻靜對一日夕無論開天鉅麗規摹漢魏三唐而以少陵爲竪壘讀牧齋雪堂兩先生及我友采臣三序知流離遷播已極所遭而又綠此仰志獲遇嗟乎庭聞其遇奇其志良苦矣庭聞歷盡秦晉燕趙齊梁吳楚之區曾遇二十年前素心古道諸友一詢衰賤姓名者否若二十年以後人

閩人說襃輩不爲不知其人且多訕笑今庭聞在吳襃交得起文姚陳徐諸先生與吾友辦斗吉士掛生草臣神清聖野雲子于地下一披襃生平梗槩乎言之熱淚十行並下矣目前見存者梅村祭酒歲必以五六札通而顧松交吏部諸六在太守知遇殊甚他處不必齒及賤名先祖昔以選士入太學受知晉江李文節德清蒲州三相國蒲州以泰州爲幷州卽先君初上公車猶在門墻近何敢漫及舊事因次兒在都依栢鄉合肥兩公非寄合

肥與襄晉謁撫公書最切擬遣大小兒來又牽于鼓盆之痛且受無風之波不能前敢告知已為我致意儆郡熱腸為友僅交峻度試向峻度一訊襄屢歲苦兒弁吳中客歲惡禿始末當為指髮擢心襄不敢以交淺覼縷聞者正恃貴鄉為并州及當年三世師友之誼且先君曩侍尊大人教愛我兩人豈可比泛泛交游者哉舊集具在少作久應焚棄目記諸詩迄今汗紙正不忍念此山川友朋耳并今文逖近刻呈教引領金閶目斷神往

上尚蹉臺書

恭惟老祖臺聖代人龍熙朝鴻寶魏科綺歲騰輝冀北燦奎垣金馬銅龍兼領殿中冠獬豸執象簡而入直臺閣生風對仙仗以彈文貫游倘氣爰借埋輪之節出巡煮海之邦蕭海內共仰斗山大江南獨拔稲耀凡有血氣咸思沐浴于崇隆曾厠詩書敢後薰陶于大冶特以衰殘久廢如斷木之棄溝荼苦自甘譬冰蟲之食蓼于中酉極患難之至當壬辰幸庚生之奇以此閉戶竟已廿年況有老

母將開入褒不謂久瞻日月攀附末由近戴高深感通無自竟蒙齒芬下問念切編氓臆記不遺傳聞父母知中壘之說項情深故人感二天之被蘇誼超千古聞之私喜敢不馳趨茲來恭謁憲府瀟捷卽叩門牆未遂摳衣先蒙寵召欣承解衆之風願作隨陽之鳥忽驚聞太母大變老祖臺摧傷菀結不克上慰至情徘徊躑躅之時又拜溢格隆腆之賜撫躬不安愧浮于感念治襄童年以詩文受知董思白陳眉公范質公倪鴻寶王覺斯諸先生

明季二十年謬厠文壇之末虛盜海內之聲屢中
副車堅辭辟薦改革初隨先憲副投閒久安耕鑿
國初如按臺姜公指名薦舉嗣制臺蔡公總漕淮
上撫軍林公開府海陵咸垂注下交襄惟杜門守
分後巡海按部不登憲院駐節荒園式廬之後繼
以旌門猶憶水檻片席侍蔡林兩公小坐而提督
楊少保亦過訪相與流連永日下邑至今侈爲美
譚即今小兒在都蔡公與栢鄉相國合肥司馬推
解卯舉有加無已葢亦追溯當日之微名尤憐晚

歲之循分豈意百忍持身三反自信直道難容欲
傾虞衆人情叵測競疾郇原非臘媳亾忽與虛訟
雖冤親　氏貪横篤辭實惡　大奸憑麥唆使前
李父母已代稟抑情近俞公祖亦確知虛罔更求
老祖臺念寒門祖孫父子三世百年未詣雀角婉
示軍廳力爲昭雪海臨張螺老治襄貧賤患難交
契有扎特命持謁硜守未投昨亦上致矣妥恃恩
迥冐昧傾心日內欲去吳門一叩撫軍方伯兩上
臺久有先容兹緣傷弓遂作干謁亦萬不得已之

苦情也不識衆戢之下仍得一見以展别私否顫

越贍仰上書待命伏惟明示不宣

答龔芝麓先生

客冬小人有母已拜百朋九錫之章中間敘述十年交集百感誠知己骨肉之殊情實日月光華之鉅麗登之屏錦眞足爲寒家世世之大赤天球更使衡門菽水無以自將之子得藉手天上故人奉獻一觴於八十老母感深舉室慶溢千春自謂陳人何當心注乃犬馬之辰不遠數月穗兒不揣又復相鬪値禮闈春榜之時膺四海文章之任更重煩枉駕能仁飛觴倚馬追往溯舊迴環二十年情

事奔赴絡繹纖悉罔遺傾倒平生之言爛熳雲霞之錦敦彝不足以名其重華袞不足以喻其榮名花傾國不足以形其香麗光珠瑞玉不足以比其澤娟山輝中間和盤肝膽包絡血心世外盟言揮洒清泪寧惟難以告人正恐索解人不易得耳小奴楊枝三月望前抵寓舍正與諸友小集急燒銀蠟快誦數十過眞覺當年名士清流珠槃玉勒與朱雀清溪之桃笙象管二十四橋之擊鉢聯床一一從龍跳虎臥之筆端寫出誠如垂露在手清風

入懷數年來金盡客散繼以無端反噬深悔從前
爲此虛名聚怨賈禍今反覆大文如見古人重開
生面又不覺四十餘年名譽交遊積習嶽嶽動搖
於五中文章之移人性情動人感激一至於此從
此翻悔爲喜破涕爲咲中心快慰昌黎所云雖月
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難以喻也晨夕吟哦於鶩
谿十丈之傷又壽之梨棗時朗誦微吟與一二歲
寒老叟共之蓋心許素交無忘息壤知先生正復
同此深情耳豚子因衰門不支冗坐都門以冀一

遇重慶倚閣抑倩不歸此中茶苦非可言述亦難以告人幸蒙拖翼百凡垂綆知不待言但一門四世日就淩夷不可思議訴唖之到門及面詆穢之遼禁日新仍此數人技倆不竭先生呼楊枝詢之當爲一歎亦安能爲此頹弱敝幽之人回一陽于剝極之餘也遠拜鑴餉種種殊異最不勝飲日淺掛在手輒已陶然心醉矣無以報瓊惟深慚感

又

不佞少竊虛名老難入道數年以來金盡客散貧

戢受恩之人皆背義反噬於廉翟之門即門以內
生平亦備極敦勉而不能少補于孝弟二字早夜
痛心莫能自解先生何取于此衰遲鈌陷之人而
教之愛之屢錫大文與以不朽兩小兒豚犬耳少
承祖父之訓讀書尚爰不能稍有豎立南北六七
棘闈見擯即平等一階亦蹭蹬出人意外先生吏
何取此蹉跌不材之人而教之愛之踰其父視如
子經年屢歲既不難以全力注之稍不如意寧爲
不加厭倦而引爲已過一刻不能自安月初拜接

手敎再四䟎讀感歎淋漓先生處禮嚴百辟之上而又爲天下造命萬彙俱待生成獨眞至關切此窮厰踈節泣臥牛衣之老生每自思維綢繆得之夙因鄙結矢之來世不敢置一感謝之辭并不敢更爲小兒再進一叮嚀之語矣三十年前受亭太過二十年來退讓太過所以無端不測之事重見疊至七月閒丹兒病婦又藥裏一年亾矣傷心切骨其何以堪然義命自諳不敢怨尤惟望穗兒速歸以日爲歲昨忽承大命重索悼亾小刻豈二十

年黃土朱顏先生仍記憶不忘乎昨遍覓得此本寄上展之如風蕭獵獵中嚋昔癡腸重爲輪轉知必有以生泉下之光不肯令梅村先生香艷十詩獨擅影梅也庚戌菊月二十日拜手具復

又

去秋小扎奉復後屢接家郵惟感述生成有加無已然戴忘高而履忘厚先生不以報倦而稍已無厭之施正恐黃雀一環亦復無能爲報也獻歲三日正風疾陡發足痛欲僵小奚忽衝雪到門捧誦

手教并讀大章賜送穗兒移居張螺老十二斷句貫珠聯璧之瑰麗披肝瀝胆之傾瀉講年道故之深情萬縷千絲輝圓錯綉反覆讀之不自知潦倒𨺗墳何以夙因中荷綢繆繾綣於門墻竟如此日異月新也伏枕呻吟步韻奉和又次和周老共成二十四首書箋求教并繕寫于歲寒倡和小冊中繞祈批閱題數語於首簡擬欲付梓此屢歲懺綺焚硯後才盡之言然其中情見乎辭頗瀝胸臆先生知我近況最真幸為一吐舞劍拔山之鬱勃吹

離擊筑之悲涼使鄒滕之子知襄鄲齒衰金盡見棄於炎冷輕佻之薄夫而天壤間倘有加殊知異數於夏冰老鐵如先生者亦足令此輩意沮也脉子困守長安不過差爲親族揶揄此若無成不知所極褻蝸廬土室義命自安者二十六年兒輩讀書不得力既無卓識令所遵水窮山盡無能自振歸來躬耕養親教子尚有桑榆可收而僕僕不止無益也惟先生致之他不敢混寄自製芥片三觔切白黃香八函家製長巾四幅圖畫兩頭并錦片

四圍所謂千里鵞毛然一月來病中看兩閩人手
製頗竭心力惟一咲存之楊枝小奴何物細微亦
沾筆墨烏屋垂青推及蟣蝨第悵秦簫福薄已成
廢人經春頭目如錐復臥不起矣因先生垂注并
爲及之伯紫老兄統惟叱致臨額銘感不盡

荅南海程周量

數年僻處遐陬日與魑魅為群又極其所遭至兩兒主中饋者虛無一人愁困苦憊幾難告語摧折之極每仰望雲霄輒欲扶病策蹇竟到長安與知己如我周量先生汜水先生傾倒生平伸吐鬱壹乃以老母在堂不敢遠離徒深結塞且豚子久滯不歸兩世衰老晨夕倚閭殘臘雪深數尺正欲走一疾足呼之速回以圖團聚乘卸一肩忽楊枝返舍捧誦手教敘述纏綿亟注懷惻并展箋讀和韻

十二大章琳瑯之聲與金石肝胆共為傾瀉反復
迴環為之慨歎數十年來多少死生之約車笠之
盟貧賤患難之友既往者無論已今茲交遊頗多
富貴乃昔譽我為殊才異禀今指為耑愚矣昔尊
我為老成耆舊今揶揄為老而無用矣昔稱我為
經世為清流為千古高誼今孳唉為不合時宜矣
昔訪詢我以前賢往事謬許我為鏗然靈光今則
憎以為不識忌諱甚者詘詈為妄誕無稽矣昔一
諾取我千金片言許我平生今則抨背不相顧交

口爭下石矣甚者以是爲非反德作讐如聶與泥水先生言懷詩有趙竟讐杵嬰羊乃以酖告無嫂詆陳平娶舟遭容綦諸何矣即有爲我髮指從前諸事者近且以三至投杼矣他不具論弟七年爲人所搆詐辱百端兩兒三年喪妻傾家累債弟雖皮骨俱盡只是不肯向人乞憐乃譖者以爲富而友朋不察亦疑爲富焉甚有將平日赴緩急之高誼今竟悔爲誤用者矣弟聞之不言竊自一咲茲者獨遇先生不因介紹不藉聲譽追思先人之淸

白惆惜遺民之暴棄深憐兩兒之蹉跌寥廓相許遂結同心骨月相儷膠漆比堅且也長安如海星斗麗天寧少鵲峙鸞停雲蒸霞蔚之儔乃眷然南顧不遺三千里外海濱之孤孑又以掌珠遙托聯爲一家豚子不材幾在爨下必欲文以青黃登之瑚璉且來教中念小人之有母慰衰白之思兒既褱想於土室蝸廬復與諭其舊人逸事人所交棄公獨兼收送小兒移寓諸詩如提壺刻燭惱我十日與十日九回幷致望於春風給扎諸句則賤父

于之與先生眞是夙因非從今契矣茲以楊枝來都正在足痛欲僵呻吟踰月夢中囈語仰和來美書之素紈又再和泖水先生共成二十四絕雖才盡之人無能追步萬一然目前襄抱疇昔意氣稍露于追和嚮往之中更求同泖水先生一爲教和年來誓焚筆研昨冬有數客强予[illegible]復有歲寒倡和今得借光移寓斷句謹錄一冊命小兒奉請批削雖不免見獵然聲韻之外別有淚痕杯酒之間總凝霜雪倘賜以弁首數言大約淋漓慷慨發

其悲涼鬱勃之近致足矣詩不足存也近年惟有
榷關及吾鄉衡文一席得邀天幸借重鴻鉅使遂
蒿野人一覲山斗而叨樾蔭近聞 御座書名恐
大用伊邇惟有仰瞻慶幸已耳何時握手一罄求
謦臨穎悃悃

會曹秋岳先生詢救荒書

救荒之權造命君相不待言矣然士君子茍存心於利物于人必有所濟則救之一字似乎人人可爲也君之賑在于發相之賑有時而矯發士君子之賑有私其家而莫施其勸有不待勸而傾家以狥人者此皆有天焉莫不因乎時因乎地因乎勢在實實有經濟者善能近取譬之方殫從井救人之術然後仁心仁政可得而施也譬如糶米過不如平平有弁不使之平者給米錢不如煮粥古之

興土木役讌遊者正不必沾沾到口也蓋有所爲不如無所爲而爲之大無所爲而爲之大更不如恒其所爲而爲之之實又在當事者酌乎時因其地隨乎勢一爲變通也但從來賑荒苦于君相之好名而大吏奉行之不實今

君相發賑無厭大吏不憚寒暑躬行于冰雪稽天之浸之閒惟力是視獨富貴大家閉戶漠然僻地有司循行故事正恐東南水旱蝗蝻之隱憂未必不起于一隅而富貴諸大家勢必先逢其患上天

好生不惟愛人亦兼愛物此數十萬流離傷心切骨不待言矣試看此百千億萬之蝗自山左而浙西彌天蔽日不知幾千里而又生蝻無算雖不傷禾稼而人物兩者必有一傷天亦何意而生此百千億萬之物命閉口枵腹遊行于數千里之間而驅之江海捕塡坑塹每一靜思此恫瘝不切之人悠忽久之恐一旦全失所恃彼時擁厚貲與司命一方者欲分以與人推以濟人爲莫及耳不肖三十年來救荒者三辛巳幾于傾家壬辰幾于隕命

然幾于傾家隕命者實實能行其志也惟庚戌之冬權不在手力不從心雖假貸四五百金佐之毫不得力以此遂鬱鬱成危病經年亦時勢使然也先生救時宰相抱膝而觀天人之微洞如指掌亦何所取于佗螢老蠹來敎鄭重眞切令從故帋堆中拾此陳言以進恐不足當一掩口然旣承明命不敢不竭其愚伏枕口授以對何時負笈一遂瞻依或能盡所未盡耳諸誠另札統惟台鑒不宣

附狄岳先生來書

先生詩文滿天下世有元禮龍門之目其在弟胷臆間者久同于謀面也蛸公從江上捧大著而還風雪夜篝燈讀之字字挾吉祥氣噓餓骨而能語乃知向來以詩文相推重者淺之乎窺先生也李令君易水樸儒宜民多効自非匡持不易及此顧旱潦頻仍南北相望水繪庵中沉幾靜理必有洞察其微爲救時良畫者弟竊冈蛸公請萬一幸慨而敎焉